

先進的技術革新者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

先進的技術革新者



華東人民出版社

331.7
H554

書號：溧 1069

先進的技術革新者

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〇一號

(上海紹興路五四號)

新華書店華東總分店發行

(上海南京西路一號)

新華印刷廠印刷

(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)

開本：787×1092 1/32

〔滬1〕1—10,000

印張：2 13/16

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版

字數：52,000

一九五四年九月第一次印刷

定價 2,200 元

編者的話

開展以技術革新爲主要內容的勞動競賽，是不斷提高勞動生產率，保證完成和超額完成國家計劃，加速我國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本方法；而勞動模範和先進工作者，正是技術革新運動的先進旗幟和骨幹力量。因此，學習與推廣他們的先進思想和先進經驗，對於開展技術革新運動是有着極其重大的作用的。

這裏，我們特把介紹張明山、王崇倫、朱順餘等九個全國著名的技術革新者的先進事蹟的文章，彙編成這本書，希望廣大的工人同志們能由此得到啓發和鼓勵，在深入開展技術革新運動中，進一步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性，把勞動競賽向前推進一步，爲完成與超額完成國家計劃，爲加速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而奮鬥！

目 錄

鞍鋼小型廠自動化的首創者張明山	顧雷(一)
生產革新者——王崇倫	修英(一〇)
技術革新者——栗根源	修英(三)
工程技術人員的榮譽	崔誠五(四)
——記鞍鋼發電廠模範助理工程師劉祖威	
路是人走出來的	趙榮聲(四)
——黃德茂和他的小組在鞍鋼基本建設中樹立了技術革新的榜樣	
他爲什麼辦法多	趙榮聲(五)
——善於運用羣衆智慧的鞍山市特等勞動模範王進忠	
把手工操作全部改成機械化	重慶一零一廠特等勞動模範黃榮昌(奎)
先進思想的巨大勝利	弓兵江柱(七)
——武漢市特等勞動模範傅景文在被服生產中創造和推廣流水作業法	
朱順餘	王日翔(八)

鞍鋼小型廠自動化的首創者張明山

顧雷



在鞍鋼小型軋鋼廠，要把鋼坯軋成鋼材，得經過四道工序，即首先將鋼坯在爐子裏燒紅，然後拉出來進行毛軋（即初步軋一軋），光軋（軋出成品），剪斷（將鋼材切成不同長度的材料），這樣才成為耐用的鋼材。

光軋機，軋十六米以上的鋼條由三部軋滾組成，東西並排而立，每個軋滾上有一個口。鋼條由毛軋部分跑出來，帶着千度高熱，像竄行的火蛇，沿着跑槽由南向北，由第一個口鑽到北面，經過連接在出口處的一個月牙形的鐵槽子（這叫「正圍盤」），兜個半圓的彎，扭回頭由第二個口再鑽到南面，再經過同樣的一個月牙形的「道路」（這叫「反圍盤」），反轉頭由第三個口鑽向北面，直奔剪斷班而去。一根鋼條在這裏軋三次，經過的「道路」，像英文字母的「S」。二十多年來，許許多多工人的血，洒滿了這條「道路」。

日本人修這個廠子時，只安裝了「正圍盤」，「反圍盤」要用工人代替。那時候，工人們拿着長把鐵鉗，靠着壓力滾——站在「S」形的第二個彎的裏面，側身瞅着第二個出口，等鋼條一露頭，就要用鉗子狠命夾住，順着鋼條竄出的力量，把鋼條「盤」成半圓形，火速轉身餵進第三個口裏。這時，鋼條便搖晃着，像擺動着的鞭子，從工人身邊滑過。餵一根鋼條的時間是十七秒鐘。如果動作稍慢夾不住，鋼條竄出來，就可以將人的身子通個窟窿。有時鋼條撞到前邊的擋板不能伸展時，便會弓身騰空，掉下來就可能套上人的脖子。如果第二出口的壓力滾發生故障不轉，而第三個口仍在往裏「吃」，拿鉗的人便會被勒死在壓力滾上。在偽滿統治時，燙死了人不叫看，偷着埋掉的不知有多少。另外還有折磨：機器和腳踏板燙熱了要用冷水澆。冷水洒在工人身上，弄得他們渾身稀濕。工人們經受着這樣驟冷驟熱的煎熬，日久天長，便都染上了腿疼、腰疼、抽筋等職業病。老工人遲忠興，現在還躺着，一條腿已抽短了二十五耗。趙福生也還躺在石膏床上不能動彈。工人們曾編了這樣一首悲痛的歌：「小型廠，閻王殿，挾鉗活，要命換！」

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兩年，日本人試驗過「反圍盤」，沒有成功。現在，張明山——一個沒上過一天學的工人，把它研究成功了！「反圍盤」代替了夾鉗工人的體力勞動，使人們擺脫了火烤、水淋的煎熬，還大大地提高了勞動生產率。怪不得老工人呂長寬要這樣說：「這

一下，我們可以多活十年了！」

張明山的創造是和他的出身分不開的。張明山今年四十歲。八歲時就給地主放豬，十六歲當學徒，十八歲進小型廠，他一手能拿起三樣活：鉗工、鐵活、燒瓦斯。但是在偽滿統治時儘你手藝好還是沒有少受罪：一天到晚拚命幹活，家裏八口人還只得直着脖子挨餓。他頭一個孩子生下來，大人餓的沒有一點奶，孩子瘦得週身靠幾根筋連着。自己上班，飯盒裏裝幾個菜團子，走道打晃，幹活時眼前直泛金花。至於說那時想學點手藝，那自然更不容易，日本人總是讓中國人幹粗活的。有一次他偷着學電鉗，把瓦斯罐弄炸了，差點沒被日本人揍死。國民黨來了，不送禮就不能上工，他沒有「禮」送，就只好離開工廠和他的四個弟兄在街上開了個鐵匠舖。蔣匪要壯丁，他們家攤了一個，把打鐵掙的二十石高粱全花出去了，還不頂事，匪徒們接着又來要。兄弟幾個就只好躲出去蹲了三個月的的高粱地，家裏人吃了三個多月的白菜幫，小孩餓的在炕上直叫，大人坐在一邊掉眼淚。一九四八年底，鞍山解放了，張明山弟兄們才上班一個禮拜，便領回去六百斤高粱米。張明山逢人便說：「共產黨救了我家八口人的命！我得好好報答恩情！」獻納器材時，他一個人就從家裏拿來了三十九樣工具。在他第一次拿到工錢時，就先買了一張毛主席像，買回來後又怕貼在牆上沾了灰，因此還特別去買了一個玻璃框鑲上，外加三朵大紅花。

整個工廠的面貌都有了改變，工人的生活也普遍地好起來了。壓延機周圍裝上了各種安全設備：夾鉗的工人吃保健飯——又是鷄子又是魚肉，在僞滿時受傷的老工人現在已送到療養院去。即便如此，軋鋼時還得用人夾鉗，事故仍然不能避免，新的病人不斷被送到醫院去，有些人被調到備品班去。晴天時，大家像個好人，到陰天，這個腰痛，那個抽筋，許多人拚命叫喚。張明山一邊給他們伸腿、揉筋，一邊就掉淚。其他人呢，心情也十分沉重。一個老工人的情感——階級同情心，驅使着張明山這樣想：「非得把這個問題解決不行！」於是，他想到要創造「反圍盤」的事。

過去，日本人試驗「反圍盤」時，張明山在一旁看過，曾看出了一些門道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，張明山去找到徐立章商量：「咱把日本鬼子丟下的那個沒有試驗成功的破反圍盤撿回來試試，弄成功了，不是可以使工人少遭罪嗎！」老徐滿口應承，於是他們又去找了宋忠耀、張殿才等一塊去收拾。收拾好了，他們就把這個建議向廠長提了出來。廠長並未反對，允許他們進行試驗。但試驗了十幾根鋼條，一門不門。有些思想保守的工人早就忍不住了，說：「快走開吧，別就誤生產啦！這簡直是白吃飽。」那個官僚主義的廠長呢，當時只顧自己鬧戀愛，也沒有給予必要的支持與幫助（這個廠長以後被撤職了），因此試驗就擱置下來了。一九五一年十月間，張明山又重新提出了這一建議，而且還提出了具體的製作辦法。但

當時這個建議竟被工程師和技術人員們攔住了。他們說：「你的這個建議，英美出版的許多書上都查不着。你有沒有把握？」張明山想：「有把握還用試驗嗎？」便不敢多說什麼。當時他便想到第一次試驗沒成功被人譏諷的情形，同時，他又記起了另一件事：有一次，一個來參觀的人和工程師談起改造「反圍盤」的事，這人走後，那位工程師却說：「這簡直是胡鬧，要是不看他是我的同學，真要打他兩個耳光。」想到這些，他就再也不敢提了。

一九五二年六月，在「三反」運動中，官僚主義和資產階級思想都受到了應有的打擊和批判；在這個基礎上，全廠掀起了找竅門、挖潛力、推廣先進經驗的增產節約運動。這時，爲完成先進的生產計劃，廠裏擴大了加熱爐的能力。毛軋機推行了快速軋鋼法，生產中出現新的不平衡的現象，即光軋配合不上毛軋。這時，張明山又提出了製造「反圍盤」的建議，便立即得到了新廠長燕鳴和黨總支副書記康兆文的支持。這兩個人都充分地懂得這一建議的重要，便告訴張明山說：「你作吧，要什麼給什麼！」八月間，張明山約同備品班的陳令言、魯寶善一起做好了「反圍盤」。就在這時，那位工程師依然不肯加以試驗，仍覺得英、美、德、日等國家都不曾聽說過有「反圍盤」，憑着一個普通工人難道就能製造成功！但是因爲行政上的積極支持，並且已訂了措施計劃，他就只好試驗。當時，要試驗三種東西，其中有兩種是另外一個工程師和技術人員提出的，這位工程師就故意將張明山的建議排在最前

面，因為他認為「反圍盤」最沒有把握。實際上，他是想看工人的笑話。

九月十四日，是張明山和全小型廠的工人難忘的一個日子——正式試驗「反圍盤」了。廠裏的領導幹部，分配了技術高明的人幫助調整機器；劉家財負責入孔導板，總班長葛永新瞅住出口的口，高賢武守住擋板，模範技術員吳連亞作技術測定和質量檢查，車間主任張永春負責全面安全工作，廠長燕鳴站在南邊，黨總支副書記和張明山站在北邊看着出口，全車間的人各就各位。突然，鐵牌敲響了，到處響起了機器的嘯聲。遠遠地，一根火蛇似的鋼條竄向光軋機，由第一口進，由第二個口返回，當向第三個口竄去時，大家緊張了！一聲巨大的響聲發出了，鋼條被頂了回來，沒有進去。張明山的臉色突然變了，滿頭都是汗珠，兩條腿不住地發抖。這時，總支副書記走到張明山跟前安慰他：「不要發急，準能好使！」廠長也喊着：「能成功，是擋板緊了！」於是劉家財跑上去將擋板鬆了幾扣，葛永新整了整出口的口。鐵牌又敲響了！第二根鋼條沿着「S」形的路子，竄出光軋機的最後一個孔，就向剪斷班飛奔而去。頓時，全車間的工人高呼：「成功了！張明山真偉大啊！」喊聲連成一片。霎時，張明山被團團圍住。廠長燕鳴從人堆裏擠過來，抱住張明山說：「老張，我代表全廠工人感謝你……」張明山在那裏微笑着，像是楞住了！

連續試用了三天，證明「反圍盤」完全好用，工作效率比用人力提高百分之四十。但以

後試軋另一種鋼材時，發現出口的嘴子、入口的導板不好用。前者由蘇聯專家幫助解決了，後者由徐榮國發明的電氣自動導板解決了。爲試驗這兩種東西，廠長和黨委書記會連續在廠子裏幹了八天七宿，組織技術最好的工人進行試驗，我們親愛的朋友——蘇聯專家也熱切地關懷着張明山的偉大創造，經常參加試驗。「反圍盤」完全試驗成功後，張明山在大會上總結經驗時曾高呼道：「我將告訴我的孩子，不要忘記蘇聯專家的幫助。我也將忘不了大家的幫助。這就是團結友愛，有了這些，我們就不怕任何困難。」

現在，讓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看張明山怎樣專心一志地花了三年時間來研究「反圍盤」的。

張明山說話慢吞吞地，對人忠實，是俗語所說的「老實八腳」的人，但性子却剛強。日本人在時，不讓他學習技術，他却偷着學會了三樣手藝。抗戰勝利前半年，有一個日本人打了他一頓，他晚上就約夥一幫子人，在廠子外面實行了報復。國民黨在時，要想上工得拿錢賄賂，他既生氣，又沒有錢送禮，就乾脆不上班了。因之，當別人說他試驗「反圍盤」是「胡鬧」的時候，他就倔強地想：英國、美國、日本沒研究成，就不准咱們成嗎！非研究成不可。工人階級堅強的意志鼓勵着他前進。尤其是當他想到共產黨救了自己一家子人性命時，就更加堅決了。當然，更重要的是因爲他是共產黨員，他曾對黨宣誓過：一定要把自己的一切都貢獻出來。入黨後，他就要求去前綫，因爲他認爲只有在前綫才能爲國出力。後來

經過解釋，才知道在工廠裏也是一樣。「反圍盤」的建議不被人接受時，他也曾灰心過。後來，在黨的教育下，他懂得了：共產黨員不能在困難面前低頭，別人幹不了的事情，共產黨員一定能做到。因此，他開始了艱苦的研究工作。

開始，他天天跑到日本人丟下的那個「反圍盤」跟前去研究，連晌午覺都不睡。他量好了尺寸，畫在紙煙盒上或工作服上，晚上回家再畫。他家裏的牆上、地下、桌子上，差不多到處都是月牙形的圈圈。夏天，他跑到河邊去，弄來黃泥做模型，進行試驗。冬天，就在家裏用紙殼子、做鞋的「格布」、筐籬等做模型，並把秫秸桿劈開，刮去瓢子當鋼條，來回試驗。當他用黃泥做模型的時候，孩子老在旁邊叫着鬧着：「給我整個小磨，爸爸。」張明山就耐性地對他說：「不要動，給你做這玩意，比小磨還強！」夜深了，老婆孩子都睡了，他一個人還在那裏咕搗。老婆就埋怨：「你想什麼來，『格布』是小孩姥姥給小孩做鞋的，你都給糟踐啦！難道在工廠裏做還不行！」張明山就向她解釋：「不要吵吵，這是爲了國家，將來國家好了，大家才有福享。」

白天上班幹八個鐘頭活，晚上畫圈圈整模型直到深夜，有時還一直到天亮。過度的疲勞，終於使張明山病倒了：吃不下飯，走路晃晃盪盪，眼前發黑，要栽筋斗。老婆害怕了，問他怎麼的，他只是說：「沒有什麼，就是頭有點大！」後來，又吃湯藥，又吃西藥，經過

三個多月病才好起來。張明山心裏想：「只要反圍盤好使，搭上一條命也值得！」

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二年六月，在這三十一個月中，張明山時刻轉着「反圍盤」、「共產黨員要克服困難」等念頭。後來他終於成功了！這一成功，踢開了過去落後的軋鋼技術，給小型廠全面自動化開拓了一條寬廣的道路，今天，小型廠的生產指數已由一九四九年的一百升到了三百三十，成品率已由百分之八十五升到了九十四；這一成功，教育了領導幹部，使他們徹底懂得了依靠工人階級的重要，如廠長燕鳴所說的：「工人有兩隻手，要什麼他都有」；這一成功，也教育了技術人員，連那位對張明山十分不感興趣的工程師，也走到講台上，表示要徹底肅清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，決心向偉大的工人階級學習，並願意和工人結合起來，為完成小型廠的全面自動化而努力；這一成功，更使不少工人改變了保守思想，鼓起了創造的熱情，現在小型廠人人都有創造的打算，他們已訂出了在半年中實行全部自動化的計劃，而且保證要完成；尤其重要的，這一成功，在中國軋鋼事業中，將引起巨大的改革，全國各地都已重視這一創造，太原、石景山、瀋陽等地的許多工廠都派人來小型廠參觀，因為它已給軋鋼業中許多半自動化的工廠指出了前進的方向，這是目前中國軋鋼業中的重大事件。為此，張明山被選為鞍山市特等勞動模範，成為全國技術革新者的旗幟。

生產革新者——王崇倫

修英

黨培養出來的好工人



走進鞍鋼機械總廠工具車間的機械工段，你會看到一個二十五歲的小夥子，中等身材，動作敏捷，長長的臉上浮着笑容，褐色的眼睛炯炯有神。他就是先進工人、生產革新者王崇倫。這個小夥子整天高高興興，手脚總閒不住，渾身充滿着青春活力。他不僅在生產上是好樣的，而且還是個運動健將：在鞍山市體育運動大會上，百米高欄比賽他是第二名，打起球來沒有個夠，人家都叫他「球迷」。王崇倫的家庭和陸團結，喜氣洋洋；他空下來經常幫他妻子做些雜活，妻子也對他體貼入微，倆口子你敬我讓的，結婚五年多從來沒翻過臉。他說：「我是二級工匠，每月基本工資就有三百三十五分，生活過的挺不差。在家裏，大人孩子和和樂樂，我和我媳婦的感情非常好；走在路上，看吧，大卡車一輛接一輛，新工廠建造不完，新樓房天天

在蓋，到廠裏更不用說，車間、機器、工人的臉上都放着亮光。每天聽到的、看到的都是些讓人高興的事情。我怎能不高興呢！」

可是在過去，王崇倫也有過想不通的時候。一九五一年十二月，他因為沒長工資，一氣之下曠工三天。那時，他覺得：「三百六十行，鉋工最『下次賴』」；別的工種最高工資都是三百九十分，鉋工最高才三百三十五分。後來，是黨使這個青年人變好的。車間黨支部書記白明欣，很了解王崇倫的心情，就親自到王崇倫家裏去勸慰。他講到國民黨反動匪幫曾經搶光過他家的東西，毒打過他的老母親。他講到抗戰勝利那時，日本帝國主義者曾公開聲言：「我們走了五年以後，鞍鋼就得種高粱，連高粱也長不高！」可是五年後的鞍鋼並沒種高粱，新建的無縫鋼管廠、大型軋鋼廠和自動化的七號煉鐵高爐，就要開工生產了！這些過去是連做夢也想不到的呵！可以想見，未來的鞍鋼一定會更美好！工人的生活，也會隨着改善。接着，白明欣又說：「今天的社會決不會埋沒人。工廠裏實行了多勞多得工資制度，只要你好好幹，工資一定會增加，你也一定會有出息，——鑽眼床子差不多誰都能擺弄吧，可是蘇聯還有鑽眼專家呢！你沒看見咱車間的技術員胡延林，過去不也是工人嗎？再說，你不是要參加共產黨嗎？那更得好好地幹了！」這些事情都是生長在鞍山的王崇倫親自聽見和看見的。黨支部書記的話句句打進王崇倫的心裏。再說王崇倫自己也已深切地感覺到：一個

工人，離開了大夥兒，離開了工廠，是多麼痛苦啊！於是，他又上班了。以後，王崇倫在生產中有一點成就，車間主任就隨時表揚他，有毛病也找他親切地個別談話。車間團支部書記和團委會的冉中祚，也經常幫助他。他們有時還跑到遠在沙河的王崇倫的家裏，幫助他解決困難，並鼓勵他好好幹。因此，王崇倫深受感動。他想到在舊社會沒法治的老母親的眼病，現在在職工醫院治好了；和他一起進工廠做學徒的劉春鳳，早已入黨，並已成為鞍山市的勞動模範了，那還不是人家把工廠當成自己的家，好好幹活的結果嗎！

在黨的培養教育下，王崇倫熱愛祖國的思想成長起來了，他開始把自己的精力都放在生產上。從一九四九年八月，到一九五三年十月，四年來他從來沒有出過廢品；經他手生產的零件都是一級品。但起初不出廢品，是因為他「怕丟人」，認為「幹壞了活，那叫什麼手藝人哪！」後來，他的想法便不一樣了，他想：「一個零件值許多錢，如果做壞了，國家損失多大呵！出了二級品，雖然在我們廠裏沒啥，可是拿到別的工廠、礦山就容易出毛病，耽誤生產。」所以，他每天專心致志地工作，熟練地操縱着機器，兩眼緊盯着工作物，思想從不留號。

當然，不出廢品不單是靠精力集中就可以做到的。他每次接到生產任務，總是先仔細地看明白圖紙，和毛料（還沒加工的材料）對比一下，看看是否合適，然後再幹。第一個活幹